列傳

姦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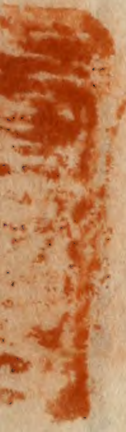
林堅味

李仁任 百二十六卷 尹紹宗上疏

曹敏修

共六十七

高麗史 六十二





列傳卷第三十八　高麗史一百二十五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姦臣一

世未嘗無姦臣也惟人主明以照之而馭之得其道故不得騁其術苟人主一陷其術則鮮不至於危亡高麗自仁宗以後姦臣相繼而出竊弄權柄蠹民敗國其事皆足以爲後世戒作姦臣傳

文公仁

文公仁初名公美南平縣人父翼官至散騎常侍公仁雅麗柔曼侍中崔思諏以女妻之中第直史館家世單寒以連姻貴族恣為豪奢嘗以戶部員外郎奉使如遼私贈儐者白銅螺鈿器及書畫屏扇等奇玩自是遼人每於行李必援公仁徵索無厭遂為鉅弊轉樞密院右副承宣副王字之使宋字之亦富奢二人誇詡餙粧務相繁縟仁宗初拜樞密院

副使與韓安仁為李資謙所忌流于忠州語
在安仁傳資謙敗召還歷禮吏部尚書累進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西京僧妙
清與白壽翰唱妖言鄭知常等交乱言公仁亦
和之及妙清叛壽翰子清自西京賷親舊招
壽翰書来壽翰奏之王以書示公仁公仁曰
是事可疑難究真偽姑閣之西人斬妙清遣
尹瞻請降元帥金冨軾移書兩府曰宜厚對
瞻以開自新之路公仁不聽奏下瞻獄困辱

之由是西人復叛至踰年乃克諫官彈奏公
仁薦用妙清以至誤國流毒生靈左遷守大
尉判國子監事卒謚忠懿

朴昇中

朴昇中字子千羅州務安縣人曾祖暹事顯
宗爲南幸扈從功臣昇中好學善屬文登第
補常安府錄事轉中書注書睿宗朝除翰林
侍讀學士與李載朴景綽金黃元崔瑞李德
羽等爲詳定官定禮儀遷國子祭酒翰林學

士左諫議大夫坐譏清讌閣侍臣語侵王左遷判將作監後復為翰林學士知禮部事一日藏經行香與洪瓘李璹綴侍臣班笑語聲徹王所為臺官所劾免尋授翰林學士承旨是時久旱王御清讌閣命昇中講洪範其日偶大雨或有以為講經之效者仁宗即位拜樞密院使李資謙當國用事勢傾朝野昇中與許載崔湜明附王嘗遣昇中于資謙第賜詔令釋哀赴朝資謙表請終制昇中欲媚資

謙意上劄子曰臣伏蒙宣差至太師私第傳
詔近淫雨過旬不霽以行禮爲慮及其日禺
中陰雲忽捲天日清明傳宣拜詔並無失儀
而觀者無不嗟異苟非咸有一德克享天心
則孰能如此乎臣始至其第太師縞冠出迎
詔輿瞻望其顔頰有感慘之色初太師丁憂
卒哭祭畢陛下凡軍國重事皆咨問然後行
之爰命有司稽古制以聞有司謂尊卑異序
禮亦從宜太師爲王室尊行宜據諸侯既葬

除服之制從吉視事而太師抗表辭免至于
三四非知人即哲大孝慕親則又孰能如此
乎願陛下以所賜詔禮及太師所上表章宜
付史館以彰陛下親親賢賢之意大臣至誠
行孝之節與其神天幽贊聖賢之德從之
又奏加資謙中書令封朝鮮國公又請依王太
子禮數立府置寮屬遂令中外進牋獻方
物時又追封資謙祖考昇中建議請以竹冊封
崇梵黃日賜教坊樂又令禮司定資謙生日

師禮司不從昪中自師為仁壽節其諛佞無
恥類此驟陞參知政事進守太尉中書侍郎
平章事資謙敗諫官論奏流于蔚珍後以昪
中仕累代有文名量移務安縣卒許歸葬子
深造深道深逢深通深造屬內侍資謙之亂
自宮闈中出衣上矢汁淋漓徑至資謙第告
宮中事狀資謙贈衣冠勞慰之有司論以謀
叛長流東鄙深道從父死貶所

崔弘宰

崔弘宰字令如稷山縣人本將家子少尚氣喜馳騁蔭補閤門祗候睿宗朝從尹瓘伐東女真頗有功累歷清要出爲西北面兵馬使與元帥金仁存收復抱州又築義州城以功拜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初叅知政事黨附李資謙構韓安仁殺之語在安仁傳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善射御屢從軍及貴顯擅威福衆心懾服權勢日熾資謙自知爲人所惡常畏人圖已頗疑弘宰有武人權固者知其意

語資謙曰弘寧與將軍鄭旋叔李神義陰請將不利於公資謙以問拓俊京俊京言弘寧為人難測不可保其不然資謙乃密奏流昇州僻地島又流其子翔溫端僧道休于遠地及資謙敗凡為資謙所斥者悉召還弘寧以殺安仁為諫官所論最後召拜平章事判吏兵部事賜佐理功臣號自言竄逐家產蕩盡乃納貨賣官諫官崔惟清等上疏以為貪邪在位亂法蠹國遂致旱蝗之災宜加貶黜

以答天戒乃左遷守司空右僕射未幾復拜

平章事致仕卒謚襄肅

崔襃甫

崔襃甫毅宗初為御史雜端累歷直門下省

尚書右丞殿中監拜右承宣轉同知樞密院

事遷左散騎常侍尋知樞密院事判三司事

性強狠貪墨既掌樞要勢傾中外有不附己

者必中傷之子壻連結勢家無所顧忌左正

言文克謙上䟽極言請罷黜不聽官至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太保判尚書吏部事以病致仕遇居於鄭仲夫之亂時有吳中正者起吏胥累補外寄為人嚴酷不恤孤窮要結貴近能為禍福但以言色備歷要途與裒傅同為省郎脂韋依阿見讎必報人皆側目及裒傅秉政薦為御史中丞視事一日而死

朴暄

朴暄初名文秀公州人也中第為崔怡家臣

機警善辭辯屢中怡意遂見寵任不數年歷揚華要入政房與金敞宋國瞻齊名頗作威福勢傾朝野嘗爲史館修撰虛誇怡功業編至五六卷獻于怡官累刑部尚書論崔沆事流黑山島後怡以無可與議者召瑄還未至而怡死沆遣人投海中瑄嘗獻議建新興倉備凶荒民賴以活爲之語曰微朴公吾其死矣

宋玢

宋玢礪良縣人中賛致仕貞烈公松禮之子松禮之誅林惟茂玢為衛士長與有功官累尚書左丞忠烈五年拜知申事時權貴受賜牌多占畿縣田玢田居多都兵馬使建議不論賜牌並量給職田王許之尋聽玢等請令賜田在京畿八縣者勿并充給進同知密直累轉知都僉議哈丹之入寇王避于江華命玢留守王京玢逃奔江華十七年元授宣武將軍鎮邊萬戶賜金牌出為慶尚道都指

揮使務聚斂大興功役又令邉卒運米與女
真互市爲東界安集使所劾免尋起爲賛成事
時選處女禁婚嫁珍犯禁流海島後復拜賛
成進中賛俄改知都僉議乞退二十六年拜
右中賛賜推誠賛化安社功臣號又賜几杖
判密直柳庇嘗有憾於珍告行省平章濶里
吉思曰頃者長史張漢烈以皇太后崩告珍
珍曰薛比思此華言報喜之辭珍何人敢如是
耶我與金深金延壽共聞不敢不告濶里

吉思囚玢庇深延壽漢烈鄭貞李安雨等于
行省獄令對辨又囚玢子右副承旨璘郞將
瑹將軍瑞姪左副承旨邦英將軍臣旦于巡
馬所尋釋庇深延壽貞漢烈安雨等吉思專
權黷貨好惡不公自宰輔以下稍忤意不問
曲直或杖或囚人無不行賂元遣塔察兒王
泰亨等來與王鞫玢于行省漢烈服其誣二
十八年加壁上三韓三重大匡賜爵樂浪公
玢謀欲廢忠宣改嫁公主恐事不濟以帝乳

母子為季女壻壻送錢享王宰樞俱會璪行
酒中賛洪于藩辭以醉不飲璪出不遜語子
藩恚遂出璪厲聲曰復相子藩豈帝府知乎
宰相白王因之子藩怒數日不視事初子藩
免玢代為首相將遣使外郡刺子藩過失子
藩知而沮之由是二人不相能三十三年忠
宣在元誅璘邦英王惟紹等遣金文衍因玢
等三十六人籍其家流之以玢寄書于璘勸
成奸計也語在邦英惟紹忠肅五年卒謚

良毅子瑨璘琜瑞瑨官至右副承旨有寵於
忠烈居中用事時人目之璘知申事瑞都僉

議政丞

王惟紹

王惟紹父昖官至贊成事惟紹忠烈朝補郎將以弓箭陪知元惟紹妻上將軍宋琰女也貌美惟紹以禿魯花入元宦官金呂私之遂密納于內呂由是得幸惟紹累遷密直副使左常侍三十一年知都僉議司事尋加贊成

折齒何由外地何由何不
言乎地若傷

事初王復位忠宣以前王在元至是王如元
惟紹及高世金文衍宋邦英宋璘韓慎李
伯超吳演秦良弼等從行明年王寓前王邸左
右聲言王欲與前王俱東還惟紹邦英慎璘
使其黨宋均金忠義白王曰前王不自安而
怨殿下者有年殿下雖慈愛遷延賈禍耳且
殿下獨不念丁酉年事乎時寶塔公主失愛
於前王徙居祗候司一日王欲更衣出外地
折齒數日不能食惟紹等曰勸王移寓公主

所自謂得計托乳媪及宦者李福壽譖前王
於皇后又譖於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馬
辛曰前王素失子道又不與公主諧故我王
疾之欲以禿魯花瑞興侯瑺為後者非一日
前王誠宜悔過自新以供子職昨我王含於
其邸不謹奉侍至使折齒我王欲勿怒得乎
曩前王願為僧省官不許令聽其祝髮令瑺
繼尚公主可副我王之志阿忽台八馬辛許
之惟紹等見右丞相荅剌罕以王言譖前王

荅剌罕日益知禮普化王世祖之甥寶塔公
主亦宗室女也廢嫡改嫁於理安乎惟紹復
譖如告阿忽台荅剌罕曰瑞與侯亦王之子
耶曰否曰誰出惟紹不能對退問崔有渰有
渰曰予亦宗姓宜自知之惟紹等謀既洩洪
子藩等五人詣中書言惟紹等離間王父
子逆理亂常罪莫甚焉省官召王父子面詰
已執因惟紹等四人未幾世父衍良鄰白王曰臣
等負俺從之爲日已久無所報効但願奉

殿下東出齊化門王曰我聞前王遣人湩頭
驛要我度河而沉之吾雖老獨不畏死耶世
等乃與從臣七十人上書中書省極論惟紹
等罪且請奉王還省官奏於是設宴餞王又
累進驛騎趣行王無以爲計乃飲藥發痢自
夏至秋不起潛遣人詣行在請與公主俱還
阿忽台以奏皇后曰翁與婦偕行可乎如不
得已我且還都備儀以送亦未晚也公主聞
惟紹等被囚怒甚召文行杖之又使人守門

至逼迭歸政沉河之異飲藥何苦可云知子矣

禁出入王所告狀者諸從臣皆離散又明年前王奉太子旨捕惟紹及其黨囚於邸有崔涓者嚭公主所李成柱直入卧内於几中得之於是前王遷王于慶壽寺自後王拱手國政歸於前王乃以從臣權準功崔宗主銓選王所任使者悉斥罷以其所親信者代之除授皆出於請謁漢功等賫批判啓王行印而已遂遣文衍于本國逮捕惟紹之黨及其有宿憾者宋玢等三十六人籍其家流之其餘

或杖或流者數十人先是惟紹等賂内豎金洪守崔涓妻仁明殿婢權舍謀進毒前王洪守以毒授舍舍又與侍婢無老之謀而未得進有勸前王幸無老之者既幸而無老之以情告遂執舍搜得懐中毒藥令無老之告省官省官欲下舍等宗正府究問難其事而寢乃斬洪守舍裴斌賛者善蒙語性狂縱數與宰相柳庇言不遜惟紹之枚執也左右并收斌賛

前王曰惟紹等之譖我正由此人之喙我必

殺之使人急栲椋識以蒙語乞哀前王請左
右曰此人善譯遂宥之斬惟紹邦英慎璘均
忠義涓於文明門外籍其家父子兄弟皆沒
為奴慎子用盂等三人充驛户又承旨吳演
嘗黨惟紹及惟紹誅着道士服亡匿前王獲
之因忻邸欲殺之演念佛經甚勤哀之乃流
于島

　宋邦英

宋邦英上將軍琰之子忠烈朝累官至左副

承旨進密直副使初忠宣以前王在元王用
洪子藩言請還前王邦英與從弟承旨宋璘
素惡前王璘勸王如元沮前王還國又請以
公主改嫁瑞興侯琠王從之行至西京帝不
許入朝乃還帝遣刑部尚書塔察兒翰林學
士王約來執璘因行省獄數之曰汝勸王朝
覲擾百姓一也汝父玢曾禁錮帝之所知乃
敢詐冒濫受朝命二也因謂王曰人有疾得
藥必愈今我之來誠王良藥也遂與王至壽寺

康宮入香閣謂宰相金延壽曰聞有偉臣金
元桂者誰耶時元桂在王側跪見塔察兒曰
入國境有告云元桂奪人已媒之妻又奪軍
官虎符以與妻之兄弟遂流元桂而釋璘耶
英及璘嘗說王作畏兀兒字書獻帝沮前王
還國用金寶以印白紙十二幅授宋均托入
朝至京師凡可以沮毀前王者作書獻帝會
帝不許入朝均計不得行藏其紙于宦者李
福壽家而還後郎將李承雨覺其紙東還會

塔察兒歸道遇取之與承雨二幅曰持此示
汝國宰相乃以餘紙上中書省具言均謀曰
吳祁石天補外亦有如此行詐者乎承雨還
以告宰樞白王囚均于巡軍尋命釋之宰樞
不肯王使衛士台均至宮門乃釋未幾帝遣
兵部尚書伯伯劉學士来王迎入行省伯伯
傳聖旨問曰王嘗上表請還前王乎曰然曰
以畏兀字書請沮之乎曰不知伯伯顧屬宰
相爲證令具書王言爲咨文遂問均曰汝用

紙十二幅欲為何等事均曰王使均請入覲
惟此一事耳又問誰書畏兀字曰護軍田恵
以聞恵恵不敢隱伯伯乃曰中書省欲奏請
還前王表中有畏兀字書無押無印省官起
之不奏王遣宦邦英璘等入説王遣承旨金
子興賫畏兀字書草示使臣語之曰我倉卒
承問輙以不知對今得此書籍箧中實我所
知但忘之耳邦英等又恐子興傳之不悉遣
其黨韓慎偕往伯伯怒問子興曰王授汝書

草時誰在王側曰邦英璘愼在左右伯伯使
子興書其言爲契又問宰相等曰王嘗於行
省與吾有言聞乎曰然伯伯又書爲契乃與
王鞫邦英等于行省王出言若將枉者伯伯
曰有姦如此不治後將益甚遂出畏兀書草
問璘曰書此者誰曰邦英鞫邦英不承被縛
乃服均本合德官奴屬内僚官至護軍得幸
於王嘗與石胄爭寵胄譖之還本役乃剃髮
亡入元授福壽祁壽白王復其職惠其先入

居遼陽依內僚石天卿起家至護軍喜生事
誤國伯伯將還百官與書曰邦英等志在患
失欺因君父無臣子之義請陛下奏天子亟正
其罪使前王及公主東還國人之望也於是
伯伯劉學士乃與王議令大護軍夜先旦中
郎將金章押邦英璘等送于元時帝寢疾政
在中宮稱壽得幸用事與帝乳媪為之營救
邦英等得免與福壽弟上護軍李宏還時韓
希愈崔崇吳演等入內議事[illegible]曰別廳邦英

璘亦與焉三十年同知密直明年又知密直王如元邦英璘等欲從行曹頔白王曰二人得罪上國不宜扈駕必欲嬖二人者請入奏召之邦英等謂頔曰王不許從行豈有沮之者耶頔曰我寧沮之邦英等至義州固請頔白王曰二人遠來難遣還可異路而行王許之至京師伏誅語在王惟紹傳蔡宗璘者與璘有姻好亦見遠會赦得免

吳潛 石胄

吳潛初名祁同福縣人父璿官至贊成事潛
忠烈朝登第累官至承旨王狎昵羣小好宴
樂潛與金元祥內僚石天補天卿等為嬖倖
務以聲色容悅謂管絃坊大樂才人不足分
遣倖臣選諸道妓有色藝者又選京都巫及
官婢善歌舞者籍置宮中衣羅綺戴馬尾笠
別作一隊稱男粧教以新聲其詞云三藏寺
裏點燈去有社主兮執吾手倘此言兮出寺
外謂上座兮是汝語又云有蛇含龍尾聞過

大山岑萬人各一語斟酌在两心高低緩急皆中節簇王之幸壽康宮也天補等張幕宮側各私名妓日夜歌舞褻慢無復君臣之禮供億賜予之費不可勝紀轉知中事進知密直司事歷監察大夫知都僉議司事潛以讒侫得幸離間王父子陷害忠良人皆切齒畏禍莫有言者會元使斷事官帖木兒不花翰林李學士等為執石胄父子来前護軍元冲甲等五十人欲以潛事告帖木兒不花先白

王王心之又令護軍曹頤諭之冲甲等不從
遂為書告曰大德五年四月帝遣塔察兒王
泰亨諭王曰威福予奪當自己出凡事體有
不便民情有未安者其審圖之又戒臣滌曰
悉心奉王各修乃職敢有蹈襲前非專恣不
法王雖宥容朕必不貸臣滌等祗承聖訓日
夜兢兢猶恐不逮今有臣吳潛者實為元惡
無才無功徒以姦諂得進以嘗得罪前王窺
免後患日夜讒搆離間王父子自以為樹立

天功竊美威福援引昆季並參機密數年之
間皆至將相凡本國臣僚無問尊卑少有嫌
隙輒陷以罪無辜罷黜者徧於一國至於各
道按廉守令以一已愛憎進退予奪背棄聖
訓罪不容誅今有聖旨亦不恕懼謀欲沮之
天使還朝之後必有異圖伏望廣諮國人制
于未亂東國蒼生骨而再肉也帖木兒不花
等得其書言於王曰沖甲所言雖非吾等所
斷亦不可不問宜將沖甲與潛赴京對辨又

尹萬庇鄭僐金禧尹諧吳永丘李冄李僩宣
宗桂高逌洪承緒等以書告元使曰自大德
五年四月聖旨訓戒以來君臣戰懼不敢違
越今有奸臣吳潜素無才識交結中貴以姦
倖得幸爵竊國柄專恣不法又以巧言離間
國王父子毀斥忠良崇進奸詐貪官剝民無
所不至今奉聖旨舉國懽喜獨潜恐其失權
潜謀沮之壅遏帝澤不畏皇威不去此人必
生禍亂殃及無辜伏望迴奏天聰去此大惡

小邦之福也又洪子藩金琿閔漬閔萱鄭
瑎權永金台鉉高世金文衍李混元琎許評申
珩金延壽趙文簡金元祥朴光廷尹吉孫吳
玄良金由祉等告元使曰倭臣吳潛賫官劉民
専恣不法愚等常恐穢聲聞于上國今又
有聖旨潛宜生疑懼小革其心乃恐失勢謀
欲稽滯聖恩愚等各懷憤慍未敢發言今元
冲甲等乘其衆怒已具言之所言罪惡無非
是實伏望無復致疑除此元惡小邦之幸也

子蕃又言吳潛雖與吾連姻請以公義言之
本國之法出納王命内有中貴三四人謂之
辭外有近臣四人謂之承宣非此雖宰相不
敢與焉潛今已拜相猶且出入王宫與承宣
無異所陳皆爲邪謀金琿繼言潛罪元使默
然致仕宰相蔡仁揆等二十八人萬户金深
等軍官一百五十人又詣元使請罪潛王召
版圖判書致仕崔謁曰聞卿等亦將訴吳潛
于使臣有諸姑徐之謁不從乃與朴全之等

七十餘人又詣元使請罪潛皆不聽帖木兒不花等還贊成事安珦等餞于郊李學士唱曰白酒紅人面囑珦和之珦遲留李自和之曰黃金黑吏心盖諷帖木兒不花受潛賂緩其罪也金深率三軍詣闕請宿衛禦亂王不允王亦知潛欲悉傳旨曰當復金深及軍官等職子藩起潛居已防備甚嚴潛亦起懼不離王側子藩深等率三軍將士及冲甲等圍王宮請出潛王不許請至再三不得已將出

之潛勢窘但叩頭請留護軍吳賢良直入王所執潛以出使護軍崔淑千押送于元元遣刑部尚書塔察兒等囚潛兄弟三司右尹藏承旨演王郎珩少尹連妹婿中郎將趙深後帝杖流潛于安西忠宣時拜藝文大提學改僉議評理商議會議都監事忠肅時轉三司使進僉議贊成事龜城君與柳清臣等黨於瀋王暠譖毀本國語在清臣傳卒謚文齊子僐官至贊成事

石胄不知何許人官至密直子天補天卿俱得幸忠烈天補為左僕射扈從奉恩寺領班而行人指之曰內僚得意之秋又與天卿群飲川上酒酣授秘書尹鄭珩于水衣冠盡濕珩無愧色胄倚勢驕橫嘗以事惡侍史金必為一日道遇毆辱之有金世者告中書省曰石胄之黨處前王居巳謀奉國王將竄海島密令濟州等處造船畜粮於是帝遣帖木兒不花等來收管胄及天補天卿天琪與世赴

京對辨枎流天補兄弟于安西前王在元以
胄及天琪黨於王惟紹籍胄家流之又枎流
天琪

金元祥

金元祥忠烈朝登第稍遷注簿有妓謫僊來
得幸於王元祥與內侍朴允材俱為妓同里
閈相往來元祥製新調太平曲令妓習一日
內宴歌之王妬且變色曰此非能文者不能
誰所為耶對曰妾兄弟元祥允材所製王喜

曰有材如此不可不用以元祥為通禮門祗候允材為權務官累秘書尹知監察司事轉右副承旨以事罷未幾俞復職主銓注謂曰汝强銳果敢所以致謗毁今宜省之遷知申事與洪子藩等數吳潛罪告元使帖木兒不花王听潛譖命同知樞密直金台鉉承旨宋璘行省左右司官捕元祥元祥亡不獲尋拜左承旨復為知申事時王惟紹宋邦英輩離間王父子王用元使塔察兒及洪子藩言欲與

前王如初元祥以爲如此則前王從臣皆當
復職用事得無怒我耶乃以計讓銓選于右
承旨金瑫瑫固辭國人皆知元祥之姦進密
直副使忠宣即位拜檢校評理尋貶懷州牧
使忠肅七年遷三司使陞政堂文學曹頔蔡
河中等左右瀋王暠謀奪王位交搆萬端元
祥亦陰附其黨從吏織成後王論其罪下元
祥等于巡軍籍沒其家杖流于島元祥初爲
巡軍萬户造械重百斤至是首自及無何帝

命赦之後八年以判三司事卒元祥嘗與吳潛石天補天卿等諂諛忠烈導以荒淫吳石旋及於禍元祥以倭獨免

柳清臣

柳清臣初名庇長興府高伊部曲人其先皆為部曲吏國制部曲吏雖有功不得過五品清臣幼開悟有膽氣習蒙語屢奉使于元善應對由是為忠烈寵任補郎將教曰清臣隨趙仁規盡力立功雖其家世當限五品且於

其身許通三品又陞高伊部曲為高興縣趙
遷將軍王聞乃顏王叛欲親舉兵助討遣清臣
如元清臣還言賊平車駕還燕京罷兵命
王乘傳八賀節日王喜加大將軍轉密直承
旨陞同知密直監察大夫忠宣受禪拜光政
副使累轉判密直司事忠烈復位授贊成事
忠宣復位拜僉議政丞封高興府院君賜玉
帶忠肅聞清臣與吳潛譖已于忠宣頗疑之二
人請與白元恒辨忠肅問元恒元恒指鄭方

吉及僧祖倫祖倫指前執義徐諲諲指直郎
鄭瑮乃杖瑮流海島從忠肅如元見瀋王暠
窺覦王位遂與曺頔等背王附暠詭謀萬端
又與共潛上書都省請立省本國比内地元
通事舍人王觀上書丞相曰夫事忌矜細其
遺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智者深懼而庸人
忽焉盖常人之情狃近利而昧遠圖是以缺
斤折鉏或起於句萠浸屋流民或成於蟻溜
易曰履霜堅氷至由辨之不早辨也又曰天

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伏聞朝廷建
立征東行省欲同內地恐論者不察以致崇
虗名而受實弊何則高麗慕義向化歸順聖
朝百餘年矣世世相承不失臣節世祖皇帝
嘉其忠懇妻以帝女位同親王寵錫之隆莫
與為比其在本國禮樂刑政咸從本俗不復
以朝廷典章拘制故國家常有事於東方本
國未嘗不出兵以佐行役自遼水以東瀕海
萬里賴以鎮靜為國東藩世著顯效累葉尚

主遂為故事此盖高麗之忠勤祖宗之遺訓也令一朝採無稽之言以隳棄舊典恐與世祖皇帝聖謀神筭似有不同其不可一也本國去京師數千里之遠風土既殊習俗亦異刑罰爵賞婚姻獄訟與中國不同今以中國之法治之必有捍格枝梧不勝之患其不可二也三韓地薄民貧皆依山阻海星散居止無郡縣井邑之饒今以行省勢須抄籍户口科定賦稅島夷遠人罕見此事必驚擾逃避互相

煽動既致不虞深係利害其不可三也各省
官吏俸祿例於本省差發科程今征東省大
小官吏月俸及一切公用所費每歲大較不
下萬有餘錠本國既無供上賦稅上項俸給
必仰朝廷輸送則行省之設未有一民尺
土之益坐耗國家經費之重其不可四也江南
諸省既同一體例須軍兵鎮守少留兵則
不足彈壓東方諸國多留兵則供給倍煩民
不堪命又況國家自禁衛以及幾甸也住軍

額已有定制固非常人所敢論然不知征東
鎮兵果於何處簽發其不可五也古者集大
事則博謀於衆防壅蔽也竊聞首獻立省之
策二人乃其國之故相以讒間得罪於其主
懷毒自疑遂謀覆其宗國以圖自安迹其本
心初非獻忠於聖朝也由是觀之梟獍犬豕
之不若當明正典刑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昔
唐太宗伐高麗至安市城攻之不下師還以
束帛賜其城主以勉事君夫太宗之與高麗

敵國也以天下之力攻一小城不能拔不以喪敗為恥仍以忠義相勉書之史策以為美談況聖朝之於本國義則君臣親則甥舅安危休戚靡不同之奈何反聽二人欺誑之言賣主自售果得遂其奸計有累政化可勝究乎其不可大也觀聞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未信而諫人以為謗己也觀自惟草茅賤士其於朝廷政事不宜妄有論列然目睹盛世為奸人所欺不勝忠憤所激輒肆狂斐

以浼清聽僭越之誅無所逃命為朝廷惜擧
措耳李齊賢亦上書都堂立省之議乃寢初
清臣與潛諧中書省誣王盲聾瘖啞不親政
事遂訴云忠宣王奏仁宗以燾為王暠為世
子已有宣命至英宗時燾與伯顏禿古思謀
令金怡說忠宣王奪暠世子印又奪忠宣所
賜暠田宅及陪臣清臣潛等百四十人田宅
於是帝遣平章買驢舍人亦成迷失不花來
頔及興禮君朴仲仁趙雲卿上護軍高子英

等從之皆濬王黨也買驪見王禮容嚴肅條
辨甚悉曰帝所以遣臣来者察王疾也以令
所見向者之訴皆誣也頤等惶懼無言及王
復位清臣潛等懼不敢還清臣留元九年而
卒不學無知有機變恃勢美權爲國居時有
猫部曲人仕朝則亡國之讖俗稱猫曰高伊子
攸基官至判密直事攸基子濯自有傳

權漢功

權漢功安東人父頤官至僉議評理漢功忠

父在政歸於子可謂不善離間父忠宣之誣矣背父漢功輩從之善

烈朝登第直史館王與忠宣俱在元王惟紹等離間王父子政歸忠宣漢功以從臣在忠宣邸與崔誠之主選法及王薨忠宣還國賜鞓帶常出入禁闥名見無時拜密直副使驟陞僉議評理時王久留于元從臣皆思歸漢功誠之同掌銓注利其賂遺無意東還李思溫金深言於徽政院繫漢功等獄王怒白太后釋漢功等流思溫深王喜遣漢功來宴其父頭誠之父玭一及諸宰相忠肅初轉三司

使教曰漢功誠之朴景亮等侍從反王夷險
一節金深李思温等積歲蓄謀圖國危主而
三人共竭心力夾輔終始有司舉行賞典又
元贈三王時漢功與正尹洪瀹掌文字論其
功賜録券轉資成事忠宣奉御香南遊江浙
至寶陁山漢功與李齊賢從之初忠宣在元
凡國家事遥傳旨以行漢功與誠之李光逢
等扈從京邸招權納賂親戚故舊濫授朱紫
忠肅頗懷不平及帝流忠宣于吐蕃王下漢

功光逢及金廷美蔡洪哲裴廷芝于巡軍命
賛成巽潛代言金千寶鞫漢功于理問所漢
功自厠竄逃捕而囚之籍漢功洪哲家釋廷
美命三司使金恂密直使白元恒密直副使
尹碩金英甫大護軍李仁吉與監察譏部官
杖漢功洪哲光逢廷芝流遠島臨海君李瑱
餞于郊漢功曰天下雖廣大一身藏處難瑱
曰厠竄好漢功大慚漢功洪哲光逢等不入
海島皆聚洪州界擾民閒不可勝紀未幾洪

哲子前正尹河中僭元使金家奴來自元以
帝命赦漢功洪哲而召之後漢功洪哲光逢
等怨王乃邀驪興君閔漬永陽君李瑚等
欲請立瀋王暠會百官慈雲寺上書中書省
曰小邦辱蒙聖澤民安其業奸臣在王左右流
毒內外百姓無辜不堪其苦素聞瀋王暠稟
性慈善望之如渴是亦忠烈王之嫡孫也頃者
白元恒朴孝脩等隨王入都留滯今國
人上書乞王遜歸陪臣會議數月未就代言慶

署名時雷雹天乃知呈書之為大事而天乃不知中書曰之不受此何大異忠宣即位日大雷雹百官不得拜賀或有二天耶

斯萬護軍金仁沆等以王命督之不獲已署
名斯萬潛授金之鏡等呈于上省胥弄都堂
伏乞詳照漢功等復會慈雲寺招百官督署
呈省書署未半天忽大雨雹監察執義尹宣
佐曰吾不知吾君之非臣而訴君拘畏不為
唾之而去於是台諫史翰及賛成事閔宗儀
彥陽君金倫等皆不署漢功河中等承瀋王
旨因斯萬仁沆之鏡于巡軍漢功等又招百
官署名忽震雷以雹大如李梅四角如蒺藜

漢功等使民部議郎趙湜賫書如元呈中書
省不受呈翰林院亦不受漢功素為忠宣所
重忠宣在吐蕃寄漢功詩云瘴烟蕃地舊聞
名未識離都幾萬程夢裏備嘗艱險了思君
況乃不勝情忠惠聞漢功二室康氏有姿色
使護軍朴伊刺赤納之宮中伊刺赤先奸事
覺王怒皆撲殺之及忠惠被執如元宰相國
老會旻天寺議上書請赦王罪漢功曰昔殷
太甲不明于德伊尹放諸桐三年然後悛心

政行復于君位又有一國介於要衝之地殺
其朝覲諸侯及天子之使於是天子遣人誅
之又有一國之臣使於他國及其還天子之
使斬其君首而去其臣詣屍所陳祭而哭亦
令斬之令王無道天子誅之何得而救乎語
在金倫傳漢功官至都僉議政丞醴泉府院
君嘗受元命為太子左贊善忠定元年卒諡
文坦子仲達孽子仲和

蔡河中

蔡河中蒙古名哈剌帖木兒順天君洪指之
孽子忠肅時拜護軍與曹頔謟事瀋王暠窺
覦國簒謀奪王位譖搆萬端及王如元見留
収國印河中偕元使金家奴来言帝以暠為
國王百官詣暠毋安妃賀頃之護軍李漣来
言國王萬福宰樞召河中連面質始知河中
之妄河中嘗恨辨違都監取其父及權漢功
田民銜與於人至是召都監官謂曰從汝惡
王命决耶尋復如元從瀋王後帝復賜王印

章還國河中䪴等又令留都無賴子弟二千餘人連名呈省復訴王不已累遷密直使轉贊成事臺官申君平不署告身久之進拜政丞曹䪴之亂侍從忠惠策功一等賜鐵券及忠惠被執如元宰樞議不給惡少輩祿張松等詣河中第竄伏哀乞河中諾知密直韓松大言曰陷君者皆此輩政丞何諾也忠穆初與司空姜好禮政堂文學鄭乙輔同知密直金上琦薛玄固密直提學張沆叅議國政政

右政丞恭愍三年復為右政丞尋領都僉議
封平康府院君河中在元謀復為相會元南
征紅巾等賊旁求勇士河中請還國出兵助
征乃薦政丞柳濯廉悌臣等有勇略遂與李
壽山來傳丞相脫脫言云兩國相好已久今
漢賊大起吾受命南征王宜遣勇銳以助之
壽山宣帝旨於王曰河中諳練可使河中亦
傳旨曰壽山穎悟可使王其用之既而復為
政丞尋改侍中監察司不署告身累月乃署

河中議罷糾正監諸倉庫王黙然復領都僉
議五年流于順天明年僧達禪自河中所訪
全賛曰蔡相欲與公謀大事語泄繫達禪及
賛于巡軍按問逮捕河中與其婿上將軍洪
尚載及判事盧成按廉全祐祥判三司事康
允成判官康允暉淸州牧使鄭珣命李仁復
等鞫之㨯掠累旬河中誣服自縊斬于市仁
復嘆曰知人無辜不能申理而獄成吾其無
後乎全賛在獄死斬首梟于街杖配珣祐祥

尚載辛貴趙暉趙萬通洪開道李稱康賚予諸道烽卒達禪自死薛玄固鄭光祖皆河中同母娣妹之壻珣光祖子也玄固子瓛師德

辛裔　田淑蒙

辛裔靈山人登第忠惠朝累遷左正言驟陞知申事轉僉議評理元使朶赤乃住之執王也裔與其妹婿宦者高龍普謀伏兵衛外以助之時人以爲龍普小人不足論裔儒者何至此耶裔嘗受元命主榆岾都監時姜居正

尹衡為有備倉官以王命收寺院田楡岾田
亦見收楡岾都監牒有備倉令還田居正等
曰寺田曾以王命屬本倉不可擅還都監訴
于裔執居正等以不從聖旨取辭衡乃系居
正竟不屈裔益怒囚居正于行省獄忠禮初
裔與盧英瑞穿紫靴戴椶帽踞胡床于宮門
內見上洛君金永旽來不為禮永旽呼使前
曰僕聞上襲位東還復正三韓蹈舞來賀公
等何不革前代惡少奢靡冠服此豈移風易

俗之道乎裔等懾退尋封鷟城府院君時雖
去比殿羣少裔及田淑蒙等相繼用事不數
月間親姻故舊布列卿相代言鄭思度依阿
進用久在政房中外輻湊時人目之曰辛王
初陜州吏李績避本役托裔求官裔奪人官
授之求官者訴監察司因績裔深啣之罵辱
監察大夫李公遂令一中郎將執掌令宋球
以来不得裔怒使其弟貴毆中郎將盖倚龍
普勢也裔毋奪人奴婢其主乞哀反毆之主

訴整理都監遣吏捕其家人又毆之都監囚
裔弟大護軍珣杖之恭愍四年卒淑蒙常侍
學忠穆稱師傅累遷祭酒王嘗押祝板問淑
蒙曰何不用紙淑蒙曰用板崇儉德也王然
之押數板裔止之曰恐勞聖體王從之自是
除太祖眞殿外餘皆代押時王習千字文安
震曰要詳音義淑蒙曰殿下但習音不尋其
義殿下雖不識字於臣何傷然恐不可王曰
師傅比來不講其義故不習耳淑蒙曰殿下

不習而反咎臣非臣不講也爲代言許德寧
公主貶流東萊中郎將金僾慶允和提控張
安世等以謂淑蒙雖有罪然侍講日久不宜
流與判事李元龍等百餘人上疏請召還不
允忠定時拜監察大夫糾正中異之取惡少
輩馬付司僕寺淑蒙使人奪其馬以歸

李春富

李春富陽城縣人祖挻陽城君父邦海僉議
評理美容儀心如其貌有寵於英宗皇帝除

直省舍人春富歷三司左尹密直代言恭愍
朝累拜判樞密院事紅賊陷京城以春富爲
全羅道都巡問兼兵馬使賜輸誠保節功臣
號轉都僉議評理賊平以發兵有勞錄功爲
一等以尊罷附辛旽爲賛成事王觀擊毬宮
門外旽騎過都評議司帳幕春富與密直金
蘭就立馬前拱手而語若奴隷然春富無才
望以柔順謟事旽又務迎合王心遂拜侍中
賜忠勤節義同德賛化功臣號常與蘭爲

暾腹心每朝二人必先詣暾私第然後赴衙一日王欲除拜時池龍壽等擊東寧府師未還春富曰今將士暴露于外破敵成功不行論賞而在廷之臣先受官爵武臣必觖望王從之軍中聞之大悅暾與其黨奇顯等謀逆事覺流于水原春富蘭洪永通金瑱詣宮門言臣等與暾同事久今暾流而臣等獨免如國論何王曰且歸視事初高仁器泄暾逆謀春富與蘭先白王以故寬其罪憲司奏曰春富

金蘭與旽同是宰輔名位相等趍走庭下曲
意承奉養成無君之心其罪大矣旽惡未著
人不及知春富獨先知之情固可恕既知其
謀非唯不禁互相比周姦狀已著且奇顯等
謀舉大事必有倚恃春富不究治趣令殺之
同時事旽者並受重刑春富當惶懼自退俟
罪不暇乃畏人發姦不離宮省蒙蔽天聰覓
詐益甚豈可以曖昧微功枉稽天誅請置於
法王不聽止罷其職憲司又奏曰春富既知

旽逆謀宜即上聞反與賊旽商搉數日至不
得已乃聞非但無功罪惡反重及旽敗露上
自親問不惟庇旽其黨所為亦皆掩護為旽
謀主情迹暴著宜正典刑垂戒後世命誅之
下教暴其罪春富弟元富為鷹揚軍上將軍
光富為承宣兄弟三人皆據權要宗族多居
顯列春富誅元富光富亦以旽黨流于外春
富子沃贇裔瀚澂並沒為奴分隷州郡沃隷
江陵倭寇東界我軍望風奔潰沃素以勇聞

按廉授兵使犫賊沃力戰却之江陵一境頼
以免事聞賜鞍馬免其役後辛禑給春富告
身
金元命
金元命中贊之淑之孫恭愍朝爲監察執
義上臺糾正庭迎從後譏之元命怒還家監察
司劾糾正許少遊罷之元命移病王命視事
元命上臺糾正聯署條錄過失又不庭迎王
囚少游朴德方都弘慶等鞫之杖流有差還

上將軍錄誅奇轍及辛丑扈從功為二等叔
復京城功為一等拜密直副使素與賛成李
龜壽為刎頸交龜壽過元命家置酒見妾與
妻同席曰君合為相家且不齊何以正國叱
下其妾不飲而出再遷密直使賜輸誠奮義
功臣號初辛旽為僧依元命見王及旽得幸
以元命為三司左使鷹揚軍上護軍掌八衛
四十二都府兵元命率徒兵修旻天寺董池
鑿渠堰石徑市北街引流達于廵軍北橋自

言將以壓朝廷也術家曰徑市醫渠武盛文
襄元命黨於旽恐臺諫文臣發其姦用術家
語以壓之後與吳仁澤等謀除旽旽知之訴
于王繫廵軍鞫之杖流盈德沒為奴籍其家
久之旽遣其黨孫演杖殺之元命女為郎將
朴東朝妻東朝死私典校令申仁甫辛禑時
憲司劾仁甫冒稱三品官又奸東朝妻請罪
之仁甫素謟附權貴且元命之女為恭愍外
戚故寢其事仁甫止坐冒職杖配長巖戍

金鋐

金鋐義城縣人初事忠惠免居羅州以豪右奪占田民資産饒富恭愍時倭寇羅州鋐率木浦人擊走之以功復職輸貨權門屢爲全羅道捕倭使頗有戰功紅賊陷京鋐從諸將収復錄功爲一等出爲全羅道都巡察使時全羅饑饉以兵革民不聊生鋐侵剝無所不至減軍粮用其半税諸州漕船皆輸于家一方嗷嗷大護軍宋芬死其妻服未闋鋐以事

鉤致白晝強淫曰以為妾領漕船至內浦與倭遇戰敗士卒死者過半嬖幸受鉉賂反言之王遣中使賜宮醞迎勞國人憤恨後以辛旽黨流復起為同知密直出鎮全羅憲司劾不能沮鉉又附幸臣金興慶寵宦金師幸移慶尚道都巡問使鎮合浦貪殘如全羅時按廉柳珣劾鉉不法鉉亦据摭珣過報于朝倭寇合浦燒軍營士卒死者五千餘人王遣趙琳誅之支解以徇諸道其子承滇奔喪王曰

汝父之罪非大逆也喪畢就職

池奫

池奫忠州人其母巫女發跡行伍屢從軍有功恭愍朝累遷判崇敬府事辛旽誅奫盡取其賍玩而有之辛禑時拜門下賛成事判版圖司事有姜乙成者納金版圖未受價以罪誅奫取其妻爲妾得價布千五百匹宰臣辛順誅奫以其子益謙妻順女遂出順所没第宅貲産與之奫與李仁任林堅味專權貪黷

憚金續命清直謀傾軋之奫通禑乳媼張氏
其妻亦與張善出入禁中續命譏之曰宰相
之妻無故出入宮禁可乎奫聞而深銜之及
般若事起奫嗾諫官劾續命流之語在續命
傳持平宋齊岱欲劾奫交結乳媼奫門客執
義金承得密以告奫奫乃出齊岱知泰安郡
事奫用事于內承得及知申事金允升為羽
翼奫之殺林樸仁任慶復興皆不與聞遂惡
焉先是倭寇全州都堂議擇元帥而難其人

擬遣益謙翕內不平仁任翕崔瑩等會復興第議久不決翕厲聲曰判三司公可往瑩怒曰吾既分管楊廣道豈可之他乎翕前語仁任曰侍中謀事此而未決侍中可往翕又托攻遼以撓其議曰倭賊但擾邊不足憂脫大軍根據定遼衛後必難圖莫若移師攻遼侍中之計雖善非今日謀國之長策仁任勃然曰三宰敢爾君既善謀國吾當讓避吾以為全州國之襟喉今賊闌入暴骨原野居亡虛

寒不可不救為是拳拳耳三宰抗此議則吾何能為遂徑出復興走追挽其袖泣止之奫頓首謝及仁任移病在家奫過門不謁人始知二人有隙有人帖匿名書於仁任之門曰池奫門客金允升等七八人嗾門下舍人鄭穆欲劾去仁任以奫為侍中事迫矣其速圖之其末又云吾職判事吾姓李吾名十一畫仁任秘不發大護軍具成老又得其書以示仁任仁任袖示奫奫曰公與吾交分甚篤是

得無間吾二人歟奫曰此内府令金賞所書也賞
仁任族姪也時承得允升判典校寺事李
悅左常侍華之元黨附奫以希遷擢自謂池
門四傑仁任欲剪奫黨未得間會之元承得
聚悅家言曰厚待元使不用洪武年號而行
宣光七年無乃速乎仁任廉得之遂下悅之
元承得巡衛府奫時爲巡軍副萬户故仁任
托以誹謗朝政痛鞫之近日若等會悅家云
云任何等文書畫日月乎對曰天下方亂

朱氏與大元戰爭未息先王決策臣事
朱氏令不遵先志遽用宣光記年不已速乎
但議之耳非曰文書而發是言也韓略亦以
滴黨繫獄又鞫賞曰汝嘗為掌令不署穆告
身以妓之釁見乎世累乎賞穆嘗共姦一妓故云
賞曰以其身有過也然則誰發其議賞曰寧
我受罪臺議豈可洩乎於是杖流悅之元略
以承得嘗封順靜王后玄宮故免杖而流之
又流賞其不及允升者蓋仁任欲慰安僉淵

危疑之心且翼其發之不暴也𡗝大懼誓謂
仁任曰予若謀公天必誅之使益讒請救於
瑩不得曰崔公亦黨於仁任矣乃嚴兵自衛
掌令姜隱見𡗝權稍弛阿附仁任劾允升等
結爲朋黨沉湎酒色是夜允升往見𡗝曰之
元承得悦皆已見竄公之羽翼旣除今又劾
劾我禍將及公宜早圖之𡗝遂與允升謀曰明
日我將請王命子視事又令復與仁任入政
房子便告王曰是政轉動也侍中不欲諸願

上親下批目即矯制召我我入罷復興仁任
職彼必各還其第我又白王云復興仁任乃
逆臣洪倫之族見上誅夷其族欲圖大事請
亟發兵收捕旣定約使益謙言於族黨睦仁
吉日仁任謀害吾父父亡則及我我亡則族
父繼之請潛遣睦忠波演等勇士期以詰朝
會宮門仁吉佯應曰諾回問曰所謀止仁任
乎益謙歷數復興瑩李希泌李琳都吉敷等
仁吉即馳告仁任等令避宿以觀變益謙陰

引交州道兵二十餘人密伺仁任動靜明日
奫至都堂謂復興仁任曰允升令為同知貢
擧而被臺劾若代以他人取士遲緩必涉農
月可令視事復興欲乘奫出與瑩謀去之乃
陽言自今可自詣闕白王奫遂至闕矯旨召
臺諫趣令允升視事適持平李吉祚等上疏
曰奫廣植黨與擅行威福謀殺冢宰允升為
奫腹心必知其謀請下獄鞫之疏將上奫以
約允升之語白禑不許奫色變又使人請仁

任入政房仁任復興瑩等知其謀與希泌邊安烈吉敷朴林宗曹敏脩楊伯淵堅味仁吉等直至禑前命召齊淵入齊淵使其黨賓天翊等二十餘人衷甲帶劒聚闕下俟仁任等出將擊之復興仁任等使仁吉白禑曰老臣聞不測之變不以聞臣亦有罪昨齊淵使益謙請甲士於臣其情叵測齊淵厲聲曰有之復興仁任琳乃洪倫妻族希泌倫之妻父忌臣欲誅逆黨恃殺臣故請甲士以備之耳視瑩佩刀張

目膝行而前若將奪之瑩執刀鞘以身蔽禑
謂奫曰臣而無禮於君邦有常刑且甫止欲
殺兩侍中耶奫曰奚止侍中而已歷數在座
諸相抗語不已禑趣奫出奫曰上何故先退
臣禑曰諸卿可以次出奫振袂突出及門將
上馬中郎將在天祐擊奫僕奪其馬堅味執
奫以待巡衛官奫顧左右索劒不得遂下奫
允升于巡軍獄益謙逃奫謂堅味曰與君有
平昔之雅幸亟殺之我死君亦繼之旣囚奫

黨宫禁戒嚴初允升等屢夜陰謀以齋爲首相慇謂齋曰公爲冢宰何如齋曰有仁任在况予命數在戊午運乃吉允升曰苟有命何待戊午第聽吾計遂謀變曰黃裳模稜宜爲左侍中公守侍中盖謙鷹揚軍上護軍之元大司憲允升政堂文學承得簽書密直及鞫齋〻曰悔聽允升計以至於此下盖謙母妻及其黨天翊判事高如意判書崔奭成典客令黃淑貞金履金密秦金剛洪子安李龍吉

李宗彥李乙和李匡張德賢金宗李陽真妾
思祖等于獄翌日益謙聞母被係自就獄瑩
鞫奫允升益謙聚兵闕門謀害大臣三人皆
服遂誅之并斬天朗奕成如意等二十餘人
流奫妾十二人益謙妾七人允升妾二人杖
流密金剛龍吉宗彥乙和德賢金得守等七
人流履思祖宋臣起等餘皆釋之如意奕成
皆為奫卜吉凶者也又遣體覆使崔仁哲鞫
承得之元悅于清州之元首服曰奫及允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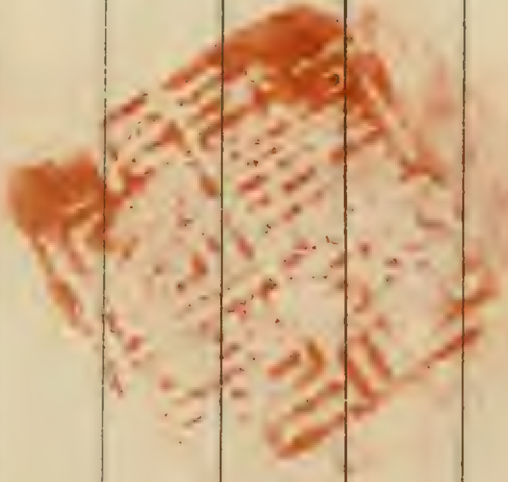
何如況罪不可再加乎復
興曰奫愚人也從此輩
從吏耳非大奫首謀也
瑩亦曰前日杖流

謀殺大臣我宗與聞忔曰前日匿名書宗吾
所為吾名乃十一畫也請原之仁哲拷問之
元曰忔亦與聞否之元曰有之忔不服及鞫
訊甚慘遂服承得被榜掠垂死猶不服然之
元忔證驗明甚乃服仁哲報于都堂仁任謂
復興瑩曰既誅其魁可釋此輩復杖流。以其
議朝政也今日之誅以其害大臣也皆罪之
重者豈宜釋之仁任曰何以處忔若無忔書
吾儕其得有今日乎瑩曰果忔所為當奫在

時可以言矣見竄之後猶不言是誣我也宜
并誅之仁哲遂斬承得之元悅傳首于京兪
遇知玄陵位至寧輔通褐乳媪或賂宮妾寅
緣有寵恣其跋扈多植門客附己者用之異
己者斥之兪升贈兪奴婢遂為兪親信與承
得之元悅更汲引兪倚為腹心分直臺諫大
張威福多列姬妾幾三十人唯取富者不以
色立門户者十有二人貪淫譎詐賣官鬻
獄得入贓獲不可勝紀又遥授官爵代受祿

倖朝野側目及誅人皆快之益謙目不知書
嘗憑父勢以上護軍為侍學為世所嗤





列傳卷第三十九　高麗史一百二十六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姦臣二

李仁任

李仁任星山君兆年之孫蔭補典客寺丞累遷典法摠郎恭愍七年拜左副承宣八年紅賊陷義州王命仁任爲西京存撫使以備之賊平策功爲二等十一年與諸將收復京都

又策功為一等明年元將納德興君仁任為西北面都巡問使兼平壤尹調兵食德興君屯遼東候騎屢到鴨綠江中外震懼國家慮邊將或生變凡用兵方略皆從中遥授是以將帥自危莫敢專制頻失機會且士卒夏月赴征徂冬未代糧餉又絶凍餒顛仆唯將吏官屬人馬稍彊然輕兵渡江屢襲遼瀋掠居民以邀官賞故未一交鋒先自罷敝王命都元帥慶復興留守西北令安遇慶等諸將渡

江轄之仁任謂都元帥府鎮撫河乙沚曰我軍飢寒日夜思歸豈無異心但畏法不敢耳近都巡察使李龜壽行至鳳州軍卒謀叛伏誅此一驗也渡江之舉可爲寒心都元帥性多疑必不能斷我欲假他事請元帥遣子稟事於王子其圖之即以龜壽軍卒叛書授乙沚以遣曰予往上必引見第獻此書愼勿他語上悟必命旋師乙沚倍道馳詣京見王王覽書果大驚不暇具文牒口喻復興勿渡江

乙沚還仁任曰師將渡江元帥若以無文牒
爲辭猶豫不決柰何我姑先見極陳利害然
後子可入乃見復興從容語曰公曾牧尚州
上官時民心何如鮮官時復興曰鮮官時民
心不如初仁任曰今日之事殆類此主上舊
君德興新主愚民但知安飽之爲樂豈知邪
正之所在況我師暴露已久皆思歸一朝渡
江其變難測莫若斂軍還營固守鴨綠遏賊
渡江上策也復興悚然業已如此柰何且

乙沚何時還乎國家必有處分頃之乙沚入
傳王命復興悅立召諸將還十四年拜三司
右使轉都僉議贊成事賜純誠同德輔理功
臣號進左侍中二十二年罷復爲守侍中封
廣平府院君王見弑太后及復興欲立宗親
復興宣太后旨於仁任仁任貪立幼主謀竊
國柄欲立辛禑議未决李壽山曰今日之計
當在宗室密直王安德永寧君瑜等希仁任
意大言曰王以大君禑爲後捨此何求仁任

率百官遂立禑或謂仁任曰自古國君見弑
爲宰相者先受其罪
帝若聞先王之故興師問罪公必不免莫若
與元和親仁任然之及
帝使蔡斌等還仁任遣贊成事安師琦陽言
餞行密諭金義中路殺斌等以滅口義遂殺
斌奔北元由是人心疑懼未敢通使
朝廷辛禑元年典校令朴尚衷司藝鄭道傳
等謂宰相曰宜速遣使告喪仁任曰人皆畏

憚誰可行者尚裹等謂判宗簿事崔源曰王
被弑而不告喪
帝必疑之如或問罪一國皆受其禍宰相莫
以爲意卿能爲社稷行乎源曰社稷苟安何
惜一死尚裹等以告仁任不得已從之時有
邉報北元將以兵納瀋王暠孫脫脫不花仁
任率百官請孝思觀盟于太祖眞曰本國無
賴之徒挾瀋王之孫来寓北鄙窺覦王位凡
我同盟戮力固拒翊戴嗣王上報先王之德

下報父母妻子有渝此盟非惟國家明正其罪天地宗社山川之神必降陰誅義從者來仁任師琦待之厚尚裹上疏言宰相不問金義殺使之罪而待其從者厚是師琦嗾義殺使其跡已具乞明正其罪會判事朴思敬自北元還白太后曰納哈出謂臣言爾國宰相遣金義請云王薨無嗣願奉瀋王為主故帝封為爾主若前王有子朝廷必不遣瀋王也太后召仁任曰予聞宰相遣金義如元久矣

卿等獨不知乎遂下尚褁跽于都堂樑下師
琦巡衛府師琦已入人家追者急師琦知不
免援佩刀自刎仍斬之梟首于市仁任以爲
遺義知元者乃賛成康舜龍知密直趙希古
同知密直成大庸等所爲並流遠地盖以舜
龍等嘗仕元朝故也仁任與宗親耆老文武
百官連名爲書呈北元中書省曰本國自世
祖皇帝龍興之時我忠敬王首先朝覲欽蒙
聖恩得比聖朝諸王駙馬世襲之例授以王

釐降公主忠烈王為駙馬生忠宣王忠宣
王生忠肅王皆襲王位自英宗皇帝時有江
陽君滋子完澤禿瀋王暠本國支派相別妄
爭王位蒙朝廷區別不能爭奪先王伯顏帖
木兒是忠肅王親子襲位二十四年遺旨令
親男元子禑襲位謹遣判密直金胥申達訃
音前赴朝廷今來乃知完澤禿瀋王孫脫脫
不花實非釐降公主流派妄生異心欲要爭
襲甚違世祖皇帝定制乞賜禁約既而北元

遣使來曰伯顔帖木兒王背我歸
明故赦爾國弒王之罪仁任與池奫欲迎之
三司左尹金九容典理摠郎李崇仁典儀副
令鄭道傳三司判官權近上書都堂以爲不
可迎仁任復興却其書不受令道傳迎元使
道傳詣復興第備陳利害辭頗不遜仁任復
興怒不視事乃流道傳禑及太后再慰諭之
仁任復興乃出右獻納李詹左正言全伯英
上疏曰守侍中李仁任陰與金義謀殺天使

幸而獲免此國人所以切齒痛心者也吳季
南擅殺定遼衛之人張子溫不以金義之殺
使告定遼衛罪當推鞫仁任置而不問罪一
也近貸成事池奫出鎮西北得金義書不以
上達密附仁任及殿下累索然後乃聞托以
不惑民聽罪二也胡書之來池奫寫其書削
其言之要者以獻殿下付其書仁任仁任不
即上聞罪三也與百官同盟以示專事殿下
之意與胡通欲樹功瀋王以免他日之禍反。

復姦詐罪四也仁
任大淵居盡孀變
將然之禍

不可測請誅仁任與奫又正李南子温之罪又遣使聞于天子書上貶詹知春州事伯英知榮州事於是鷹揚軍上護軍禹仁烈親從護軍韓理阿仁任意上書以爲諫官論宰相非細故也諫官是則宰相有罪宰相無罪則諫官非矣不可不辯遂下詹伯英獄使瑩奫等鞫之辭連尚衷田祿生瑩杖鞫祿生尚衷甚慘仁任曰不須殺此輩乃流之皆道死杖詹伯英及方旬閔中行朴尚真流之又以九

容崇仁鄭夢周林孝先廉廷秀廉興邦朴形
鄭思道李成林尹虎崔乙義趙文信等謀害
己並流之時仁任淪堅味提調政房顓權植
黨擧國趍附銓注之際視人賄賂多少伺候
勤怠以為升黜官或不足則添設無限或累
旬不下批以待貨賄之來一日除官寧樞至
五十九臺諫將帥守令皆其親舊至於市井
工匠無不寅緣除拜時人謂之烟户政其論
賞鴻山戰功不從軍得官者甚衆三年以京

城濵海畏倭寇欲遷都內地議可否崔瑩以
為不可遷陳徵師固守之策仁任曰今赤地
千里農夫輟耕望雲霓而又徵師使失農業
非為國之謀也後仁任坐都堂議遷都曰今
倭謀寇京都忠州去海遠四方道路適均宜
預遷太祖真于忠州以松都為防戍之地禑
錄仁任復興功教曰卿以功臣之後在先王
時赤心素節歷仕中外丙申己亥辛丑壬寅
癸卯年間社稷傾危之際奮不顧身克著功

績追先王奄棄之初悉捕兇徒以正典刑俾
予幼冲不墜祖宗之緒再安社稷以迄于今
帶礪難忘若不旌異何以勵後今賜田各二
百結奴婢各十五口雖有過愆犯不至十悉
皆原宥卿等其益懋乃心匡救不逮與國咸
休南原府使盧成達日與娼妓縱飲不恤民
事及倭寇南原成達火其倉盜米百三十石
紙二百卷憲司請治其罪成達逃仁任曲法
庇之竟不罪有裴中倫者遺仁任妾奴婢五

口拜典客寺丞與判事金允堅爭奴婢允堅
亦以奴婢十口遺仁任二人皆附仁任訟都官
允堅得之仁任右中倫召罵都官吏還取其
案允堅更訟之知典法李釋之曰汝可訟
於侍中時凡爭訟者必先以田民金帛遺仁
任然後得理臺諫彈劾法司斷決亦皆先陰
稟之六年文牒錄事王裨馮弱仁任與之駿
馬七年因倭寇漕路不通宰相之俸不過數
斛仁任不受曰以予之祿頒諸尉正仁任縱

肆貪饕齊公肥私致祿俸不給顧行小惠以釣虛名時人譏之旣而辭職不允八年判書雲觀事張補之副正吳思忠等上疏言道詵密記有三京廵御之說今變怪屢現野獸入城群鳥飛集宮中井沸魚鬭請移都避災禍下其書于都堂仁任執不可曰今勍敵在境覘我虛實不可徙深地示弱况又年饑倉廩罄竭而使行者嬴粮居者失所其可乎且乘輿所至供億甚繁遷都之舉徒取民怨非久

安之計也事遂寢慶尚道都巡問使南秩不
能禦倭憲司劾之仁任與秩善止令安置宜
寧禑荒淫遊戲無度一日至仁任第適不在
乃還仁任聞之獻良馬自後禑常至其第禑
初稍志于學仁任渝堅味不喜儒競以鷹犬
導之仁任辭職不允授領門下府事尋領三
司事禑遷都漢陽仁任及禑舅李琳堅味廉
興邦都吉敷李存性崔濂等扈從各遣傔從
所在成群奪民田廬無有紀極吉敷以仁任

姻親拜代言諸司章疏不能口讀驟陞五宰黨於仁任堅味興邦久執政柄受人賄賂用捨顛倒九年有人書于吉敷門曰池沸湆為大司憲遐代介為掌令二人本系庸賤生長市井姦貪謟諛未嘗齒於縉紳故書以諷之十年仁任嬖其婢鳳加伊於禑禑寵愛之屢宿其第仁任避居別墅禑稱仁任為父妻朴氏為母仁任待禑如畜臀國無旬日之儲而田園奴婢遍中外將相皆出其門爭勸之奪

人田民不恤國事時人目之曰提調奴婢禑
甞惡堅味貪饕屢諷其子檄堅味托疾乞退
仁任亦乞退以觀禑志禑不允仍以仁任領
三司事又領重房司憲開城府事副令張演
妻典工判書金克恭季女也與護軍金璋私
演執璋告憲司妻逃入仁任家仁任令憲司
勿問十二年代堅味爲侍中明年以老病辭
十四年誅林廉安置仁任于京山府竄其弟
前評理仁敏于鷄林配烽卒杖流孽子大護

軍獄孼女壻知申事權執經姪右代言稷姻
族簽書密直河崙李崇仁密直副使朴可興
誅從孫三司右使存性存性初劾仁任所為
後頗悔其尹西京治為第一民追慕之初仁
任逢迎恭愍贊成影殿之役及王薨無嗣援
立辛禑一國威福在其掌握欲多樹親黨務
以柔佞悅人門客滿庭各自以為待己尤厚
誣陷忠良殺戮無辜時人比之李猫林廉之
誅仁任將有所言詣瑩第瑩辭不見然瑩德

仁任右己白禑曰仁任决謀事大鎮定國家
功可掩過遂并其子弟皆宥之國人嘆曰林
廉之黨渠魁漏網又曰正直崔公私活老賊辛
昌立左侍中曹敏修白昌召仁任時仁任已
死矣國人初聞被召恐其復亂國政聞田
民攘奪之門尋聞其死皆喜躍曰人不能誅
天乃殛之昌賜教曰終始哀榮君無憾矣左
右輔弼予何望焉人皆笑之敏修請禮葬遣
使弔誄贈謚典儀官難之皆謝病不出副令

孔俯慨然曰吾而不諡廣平誰敢爲之獨至典儀議諡曰荒繆崇仁河崙姜淮伯等折辱之俯以談諧對其後臺諫疏論仁任罪亦自俯發之右司議大夫尹紹宗與同列上疏曰竊見李仁任以柔媚之資挾其詐慝黨緣父兄事我玄陵竊位宰相影殿之役中外嗷嗷侍中柳濯請候農隙忤旨見罷而仁任遂代其位當國秉政迎合面諛竭民財力毒痛三韓卒致甲寅之禍是仁任實知民怨而反逢

長之也上王幼冲嗣位仁任專制國柄乃謀
一身百年之富貴不顧三韓萬世之社稷殺
忠勳而竄大臣罷書筵而進頑童蔽上聰明
導上聲色娛上遊畋使上王不暇親政宦官
宮妾饔飧夫內竪爵祿以悅之饋遺以結之使
為耳目日夜稱譽於上甘言小惠愚弄國人
皆得懽心以林堅味廉興邦為腹心雄唱雌
和貨官市獄門如沸湯苞苴附托者為賢
才節行廉恥者為不肖鍾鼎出於一笑刀鋸起

於一嚬兩府百司藩鎭守令咸出其門言官
要職列其私親谿壑之欲不知紀極田園遍
於諸道金帛充於列屋富家之翁嫗以封君
姻亞乳臭工商賤隸坐耗天祿宿衛之臣百
戰之士未食斗粟於是一國之人以奔競爲
德行賄賂爲功狀群寮曠職知有私門不知
有王室矣四境多虞軍旅方殷而仁任不以
爲念敗軍之將納賄則不問破賊之帥非賂
則不賞境內丁壯咸托兇黨免於戎行戍兵

羸弱倭奴橫行前無結草濵海沃野五六千里暴骨荒墟而內地州郡蕩為戰塲八道蕭然者由仁任之壞軍政也長養林廉群兇之黨奪人土田奪人奴婢賊害無告殘虐生靈惡聲達于上國而仁任自疑不敢入朝其金銀馬布之貢輕薄譎詐之責鐵嶺立衛之議實仁任召之也盧氏宮妾也崔氏院婢也採旨封妃以配正宮倚其內助以固其權猶慮其計之未周也乃納家婢戴為小君俯伏稱。臣

滅我列聖五百年正家之法敗我東方數千載秉禮之俗汚穢王室羞辱祖宗播醜天下天子以爲三韓無人開國以來其姦其罪未有倫比林廉之惡皆仁任所醞釀也群兇旣族而仁任乃保其首領以死但削其爵而其家得全是勸來世之姦賊也天子豈不以臣等爲黨惡而不能聞於殿下以正其罪耶其爲中興更化之累莫大焉願殿下奮乾剛之明斷數仁任之罪斬棺瀦宅以鮮天地祖

宗之怒以快臣鄰億兆之憤其家舍奴婢財
物一皆籍沒其子孫遠竄禁錮使國人曉然
知姦賊誤國之罪雖其身已死不得逃於天
誅則為惡者懼為善者勸人心正而國祚長
矣林廉之族誅誠社稷之福也今殿下憫其
罪及無罪還其家產誠天地生物之心也然
其支黨假群兇之威福病國毒民所畜聚者
豈在無辜之列乎不問有罪無罪一切還之
豈不有戾於聖王懲惡勸善之政乎豈不有

戾於天道福善禍淫之理乎顧命憲司堅味
以下諸姦並不還一錢外其支黨奴婢家財
明覈其罪之輕重雖在還給之限止給其祖
先相傳文卷明白者其他横得者一切不許
還給以充雜貢疏上命禁錮子孫明年紹宗
又與同舍許應閔開等疏論仁任適紹宗病
應等寢不上及紹宗遷大司成昌乃許葬仁
任其壻姜筮往京山府葬之紹宗赴書筵以
疏進昌命擢近讀之疏曰臣等前日論仁任

罪惡請斬棺瀦宅而殿下記其人所不知餉
軍出奇制勝援立事大之功而宥其三韓所
知殘民賊君誤國滔天之罪誠國人之所失
望為惡者之所喜幸為善者之所沮喪一代
人心之所以不正而臣等所以為殿下懼開
萬世禍亂之原於中興之初政也夫以四百
餘年聖繼神承之國家至我玄陵仁儉勤政
歷年之所積畜者果如亡秦兵火之餘關中
之匱竭而仁任有蕭何給軍食之功乎以我

玄陵之明得人之多曾謂仁任得專良平淮陰出奇制勝之功哉丙申己亥辛丑癸卯之難廟堂帷幄則有洪彥博諸公干城折衝則有李承慶安祐李芳實金得培崔瑩諸將相功名卓卓著百姓耳目而今也謂仁任一身兼三傑之功者臣等所未知也三韓之人無智愚皆指仁任為林廉群賊之魁而犬豕之矣罵詈之矣而不知仁任有尺寸之功假令仁任雖小有勞果足以掩其當國十四年賣

官而青紫如泥鬻獄而姦宄得志毀亶政而
州郡為墟鑄群兇而斲喪邦本之罪乎
大明龍興續中原之正統玄陵先天下而奉
正朔將請衣冠而變胡服下令國中禁人剃
頭昇遐不日仁任以侍中剃玄陵所長之髮
於是國人知仁任有無君之心無事大之志
矣上王無他兄弟明德太后以五朝三韓之
母太任太姒之聖擁立上王於膝下謂仁任
有援立之功臣等所未知也玄陵之薨上王

之嗣王人之不逞三者皆國之大事也宜每事各遣一使亟奏而仁任乃遲回經涉數月方遣一介微臣崔源以行遂啓天子疑我之心被我以不道大惡之名可謂能盡事大之禮乎仁任當國逆天子徵執政之命不肯入朝凡遣使臣輒見拘囚推鞫竄逐上下阻隔人情疑懼訛言屢興國幾於亡能盡事大之禮者固如是乎夫治國莫先於正人心人心既正則教易入而令易行姦不生而亂不作

仁任當國徇私情而害公義窮人欲而滅天理生有罪而殺無辜賞無功而誅有功貴貪黑而賤清白好姦回而惡正直進小人而退君子溺人心於汚濁三韓之人以禮義廉恥為貪賤禍敗之檻穽而惟恐或陷於其中民焦虐熖國幾顛覆尚賴天地之相祖宗之靈啓我上王廓清群兇再安社稷人心一正然臣瑩不知春秋討賊之大法上戾天心下違人望釋首惡而不誅於是國人見賊魁之得

全則又翻然而改其心曰彼林廉之敗者姦
之末耳姦之熟則人不得而罪也天不得
而禍也爲惡誠無害也夫人之情誰不樂富
貴哉誰不厭貧賤哉若不忠不義窮凶極惡
而得保富貴以遺其子孫而無後災則誰復
有爲忠爲義以遺其貧賤於子孫哉今殿下
私賊魁而全其家則三韓之人父勉其子妻
勸其夫使學賊魁之深姦棄忠棄義惑世誣
民人人皆欲賣殿下之社稷而求富貴矣仁

任之逆命不朝與崔瑩攻遼之計其罪一也
若原其情則瑩之攻遼不忍坐視祖宗封疆
之削也仁任不朝只爲苟安待死之謀耳瑩
之清白將相三十餘年不取民之一毫續癸
卯已絶之國統扶昇天幾覆之社稷掃群兇
於戊辰拯億兆於湯火一攻遼之謬舉殿下
旣斷以大義而不敢私矣至於仁任敗國逆
命之罪乃何必欲保全以勸萬世之不忠不
義乎願殿下一依前疏所言下憲司施行以

懲爲惡以正人心恭讓即位諫官吳思忠等
又上疏請斬棺潴宅籍沒家產於是命潴其
宅

林堅味

林堅味平澤人父彥修以堅味故暴貴封平
城府院君堅味恭愍朝屬丐達赤以勞補中
郎將王避紅賊南幸堅味從之至慶安驛堅
味言於宰樞曰賊已入京都臨津以北非我
有也請徵諸道兵討之宰樞不應堅味涕泣

白玉王曰其如倉卒何賊平策扈從功爲一等累遷密直副使辛禑時知門下省事轉評理禑始選置內宰樞掌出納於是堅味及洪永通曹敏修爲之常在禁中事無大小皆先關白然後行堅味舅評理致仕公永張死葬具皆官府所庀禑嘗使人召堅味辭以疾再召乃至其驕蹇如此進守門下侍中與都吉敷禹玄寶李存性提調政房故事侍中掌銓選堅味顓權自恣永通敏修雖爲侍中不得

與焉堅味姻族戍守恒知平州劉民營私無
所不至秩滿還家累重羸路又爲鐵原府使
又李祥原者以堅味子檄爲養子得拜樞密
禑惡堅味貪饕屢諷檄堅味托疾乞退許之
封平原府院君遣知申事廉廷秀賜宫醞慰
之尋復爲侍中又與李成林等提調實錄編
修遼東都司遣百户程與來問北青州萬户
金得卿擊殺官軍之故禑待與極厚堅味成
林皆設宴私第厚慰之贈細布遂執得卿歸

于京師將行都堂諭之曰北青州之事汝任
其咎勿以累國得卿曰我但奉行都堂牒耳
上國有問豈敢終諱堅味憂懼無以爲計密
直提學河崙密謂曰事貴從權當令倭寇充
斥豈無遇賊而死者乎堅味大喜得卿行至
鐵州中夜盜殺之以遇倭聞于
帝彥脩卒及葬歛柩輿至二十餘所戍林玄寶
廉興邦李仁敏等請謚曰忠貞禑起復堅
味爲門下侍中遣知門下事安沼賜衣一襲

堅味諸闕謝禑曰令以國事委卿懋哉又賜鞍馬衣服禑調馬花園謂左右曰將水精木公文來予將制此馬又戲謂擻曰爾父好用水精木公文時堅味仁任興邦縱其惡奴有良田者奪以水精木杖而奪之其主雖有公家文券莫敢與辨時人謂之水精木公文禑聞而惡之故每言及之尋領三司事興邦家奴李光奪前密直副使趙胖白州之田胖乞哀於興邦興邦歸其田光復奪其田凌辱胖

胖諂光哀請光傲胖益縱虐胖不勝憤以數十騎圍而斬之火其家欲白興邦馳入京興邦聞斬光大怒誣胖謀叛令巡軍執胖母妻遣四百餘騎至白州捕胖騎至碧瀾渡州人云胖率五騎已馳入京興邦等勸禑下令購捕甚急交州道元帥鄭子喬使其壻中郎將安承慶捕胖于孝思觀松岡繫巡軍興邦時為上萬戶吉敷為副萬戶與堅味女壻都萬戶王福海及副萬戶李光甫委官尹珍姜淮

伯臺諫典法雜訊胖曰六七貪婪宰相縱奴四方奪人田民戕虐百姓是大賊也胖令斬光者唯以輔國家除民賊耳何云謀叛拷掠竟日不服興邦欲胖誣服治極慘酷胖辱罵不小屈曰我欲斬汝國賊汝與我相訟者也何鞫我爲興邦怒益盛使人亂擊其口福海陽不聞假聽餘人無敢如何獨左司議大夫金若采以爲不可而止之後數日禑如瑩第與語良久議胖獄是日興邦復欲鞫胖赴巡

軍請獄官及臺諫皆不至禑遣醫賜胖藥尋
命釋胖及其母妻又賜醫藥與衣時當須祿
禑下令曰宰相旣富可不須其先須隊伍之
無食者遂下興邦于廵軍國人皆喜曰吾君
明矣禑召胖七歲兒問其父所爲對曰吾父
促裝劒試之云欲斬貪婪之七宰相以快吾
志否則妻孥必至飢寒禑賜兒笠禑命瑩
及我
太祖陳兵宿衛下堅味吉敷獄使者至堅味

第堅味拒命厲聲謂使者曰七日頒祿古制
也今主上無故不須豈為君之道乎自古人
主之非臣下有正之者遂欲為亂使人奔告
其黨甲騎已遮路不可出其人歸以告堅味
堅味家在男山北既而仰見男山甲騎成列
膽落就擒歎曰廣平君誤我矣先是堅味與
邦忌瑩清直且握重兵常欲加害仁任固止
之故云巡軍鞫堅味與邦等罪不窮治以聞
禑大怒以前評理王安德為都萬戶知門下

李居仁爲上萬户
恭靖王爲副萬户命更轄之
恭靖王時知密直擻自總角昵侍褻遊戲出
入動必相隨累遷密直副使常直禁中至是
勤歸其家尋下擻福海成林興邦興邦第大
司憲廷秀堅味女壻知密直金永珍等巡軍
獄分遣諸道察訪刷堅味興邦所奪田民還
其主遂誅堅味成林福海興邦吉敷廷秀永
珍擻又斬福海養父門下贊成事金用輝成

林壻存性成林友壻前原州牧使徐信堅味
弟判開城齊味興邦妹壻密直洪徵任獻典
法判書李竦獻子公緯公約公縝福海兄德
海妹壻開城尹鄭懿朴仁貴李希蕃等福海
被繫用輝有異謀帶劒入闕故先斬之仁貴
希蕃托附堅味者獄官籍獻家無擔石之儲
欲免之瑩以獻籍興邦勢為大司憲未嘗發
一直言遂斬之時人悲之又斬福海父右侍
中益淳堅味姪女壻右司議大夫辛權吉敷

女壻大護軍辛鳳生堅味族子執義李美生
判官閔中達徵子尚淵尚濵尚溥判內府寺
事金萬興等萬興堅味家臣專摠田民之簿
貪暴奸黠為腹心者又斬興邦兄瑞城君國
寶國寶子同知密直致中女壻知部安祖同
興邦女壻成均祭酒尹琠護軍崔暹福海妹
壻大護軍金涵族典法判書金乙鼎掌令金
肇齊味子孟陽吉敷族前江陵府使都希慶
都衍都云達及被誅者族黨前知密直金林

密直副使安思祖密直提學朴仲容辛靖司
僕正甘成旦崔者趙元吉等五十餘人籍沒
堅味等資産流吉敷子進士俞于邊地俞禹
仁烈女壻營與仁烈善免置民田辨正都監
考覈堅味等所奪占田民分遣安撫使于諸
道收捕堅味等家臣惡奴誅之凡千餘人並
沒財産杖仲容父前賛成形一百流甬山戍
巡軍句撿堅味益淳興邦吉敷財産栲掠其
妻皆死獄中盡收殺被誅者子孫雖在襁褓

皆投之江匿免者無幾沒被誅人妻女爲官婢凡三十餘人投成林福海存性永珍檄權孫仲興及檄六七歲子于臨津又斬成林黨前判書成仲庸徐規亦成黨也在利川安集李安生捜捕之規逃其妻故宰相成士達之女安生見而悅之遂私焉其妻誘規至執殺之事覺殺安生沒規妻爲典客寺婢堅味性猜忌陰兇有口才世比之李林甫仁任久竊國柄支黨根據堅味爲其腹心疾惡文臣放

遜甚衆興邦亦在遜中後堅味以興邦世家
大族請與昏姻興邦亦懲前日流貶欲保其
身惟仁任堅味言是從於是以興邦異父兄
成林爲侍中權奸親黨布列兩府中外要職
無非私人專權自恣賣官鬻爵奪人土田籠
山絡野奪人奴婢千百爲群以至陵寢宮庫
州縣津驛之田靡不據占背主之隸逃賦之
民聚如淵藪廉使守令莫敢徵發由是民散
寃熾公私匱竭中外切齒瑩及

太祖憤其所為同心協力導禍除之國人大
悅道路歌舞

廉興邦

廉興邦曲城府院君悌臣之子恭愍朝擢魁
科累遷左代言尋罷王欲興儒術重營國學
于崇文館舊址興邦主其事令文臣隨品出
布典校郎尹商拔責衣得布五十端以助其
費興邦責不出布者曰商拔寒儒祿不足
以度朝夕尚責衣助費公等可出商拔下平旬

日間得布至萬端時影殿役大興倉庾虛竭
而不仰公廩得營國學尋陞知申事與諸將
平紅賊收復京都策功為二等拜密直副使
轉提學辛禑時忤李仁任流于外尋封瑞城
君有裴元龍者素稱能吏附興邦為養父贈
以宅舍為雞林府尹侵漁百姓至載鐵杷歸
之家鄉人目為鐵文魚府尹文魚即八梢魚
鐵杷之狀似之故云除三司左使禑不親政
興邦與第廷秀及禹玄寶專秉國務皆決於

口武有不啓而行者時擬遣知門下事安慶
爲進奉使如
大明興邦受慶賂以前門下評理洪尚載代
之一日將大閱于毬庭大司憲任獻與邦妹
壻也遣臺吏告都堂曰此庭非惟先王大朝
會行禮之所密邇景靈殿太祖列聖神御在
豈可縱軍士馳騁於其間乎興邦曰玄陵嘗
閱五軍於此取其閑曠也獻執不可興邦怒
曰講武之事非惟都堂亦憲司所宜深慮也

玄寶亦謂臺吏曰姑且休矣興邦家奴李琳
女壻判密直崔濂家奴居富平恃勢恣横府
使周彦邦遣吏簽軍奴等率民四十餘人毆
其吏瀕死彦邦自持四道都指揮使發軍牒
至其家奴輩又毆彦邦且毆二傔人折其齒
都堂以聞禑遣巡軍提控辛龜生往捕奴輩
不復究問悉斬之興邦嘗與異父兄李成林
上冢而還騶騎滿路有人爲優戲極勢家奴
隷剝民收租之狀成林忸怩興邦樂觀不之

覺也後與林堅味伏誅事在堅味傳

曹敏修

曹敏修昌寧縣人恭愍時出知順州紅賊入寇敏修與諸將擊走之錄功爲二等累轉典理判書進同知密直司事賜忠勤輔理功臣號辛禑初爲慶尚道都巡問使倭寇金海悉殺掠焚官廨城門敏修與戰敗又戰于大丘亦敗安集盧處中死士卒死者甚衆倭數十艘自金海泝黃山江將寇密城敏修邀擊之

斬數十級禑遣中使賜衣酒及馬倭又寇晉州敏修戰于清水驛斬十三級以獻禑遣人賜酒遷知門下府事為西北面都體察使定遼衛都事高家奴闊納哈出與北元屢遣使交好於我遣卒二百餘來渡鴨江行商覘我敏修曰聞有

聖旨禁斷私商汝何犯令擾我彊耶其卒還渡江去轉評理拜守侍中上書乞退禑不聽敏修與諸宰相建議軍國之需不贍凡賜給

田及口分田寺社田租並公收之以補經費
禑不從罷封昌城府院君尋判門下府事禑
攻遼敏修爲左軍都統使事在禑傳我
太祖於回軍時與敏修議復立王氏之後敏
修亦以爲然及禑廢
太祖欲擇立王氏之後敏修念李仁任薦拔
之恩謀立仁任外兄弟李琳女謹妃之子昌
恐諸將違己意立王氏以韓山君李穡爲時
名儒欲藉其言密問於穡穡亦欲立昌乃曰

當立前王之子
太祖謂敏修曰其如回軍時所言何敏修作
色曰元子之立韓山君已定策何可違也遂
立昌敏修請于昌召仁任李崇仁等仁任已
死矣昌以敏修爲楊廣全羅慶尚西海交州
道都統使賜忠勤亮節宣威同德安社功臣
犻林廉誅敏修恐禍及已所嘗攘奪田民悉
還其主至是稍稍復奪肆其貪婪又沮革私
田之議踵仁任所爲趙浚上疏劾之流于昌

寧并流其鎮撫南咸理于公州許珣于鳳州昌使左代言權近賜敏修酒曰卿雖有罪然功可相掩不宜流竄但在即位之初諫臣之言不可不聽耳昌以生日宥罪放敏修歸田里恭讓即位諫官吳思忠趙璞等上疏以為諸將回軍議立王氏之際曹敏修以李仁任姻親欲立昌問計於穡遂定議立之請下攸司論罪王命削職復遣司憲糾正田時鞫之郎舍尹紹宗等上書略曰敏修黨於賊臣李仁

任位至冢宰縱其貪暴大敗風俗又以主
將沮立王氏之議而立昌欲使我宗廟永不
血食權近私折聖旨黨附辛氏先示李琳二
人逆謀皆天地所不容祖宗所不赦請下攸
司明正典刑王以敏修回軍有大功不宜重
論止令遠配近亦杖流憲司上䟽請治敏修
穡議立辛昌又欲迎還辛禑之罪諫官復上
䟽請置極刑削穡職與敏修皆徙邉地臺諫
再論奏不報又交章上䟽王命我

太祖及沈德符曰敏修既已加罪卿等宜論
臺諫更不論執王錄回軍功下教褒奬賜功
臣彌臺諫上疏以爲曹敏修沮衆議立異姓
是乃王氏祖宗之罪人也乞明正其罪不允
尋卒于昌寧省憲刑曹言敏修沮王氏而立
昌其罪固不容誅幸免刑戮得終天年保全
其家無以示後擧國觖望王召鄭夢周裴克
廉等同省憲刑曹更議籍敏修家子取貴嘗
爲辛旽所愛金興慶譖于王王謫陽陵取貴

不扈駕杖殺之

邊安烈

邊安烈本瀋陽人因元季兵亂從恭愍王來
賜鄉原州從安祐擊走紅賊錄其功為二等
累遷判少府監事又與祐等收復京都錄功
為一等尋除禮儀判書賜推誠輔祚功臣號
陞密直副使再轉知司事宰樞會宴于郊
安烈與林堅味廉興邦等拍戲較勝負拜判
密直司事與崔瑩征濟州還改知門下府事

轉評理辛禑初賜推忠亮節宣威翊贊功臣
禰出為楊廣全羅道都指揮使兼助戰元帥
倭寇扶寧登幸安山安烈與羅世趙思敏柳
實督兵進攻大破之斬獲甚多獻捷禑賜白
金一錠鞍馬衣服凱還都堂出天水寺設儺
戲迎之進門下贊成事倭賊五百艘入鎮浦
口以巨絙相維分兵守之遂登岸散入州郡
焚掠羅世沈德符等至鎮浦用火炮焚其船
賊守船者燒溺殆盡賊窮怒益盛盡殺所俘

子女山積所過波血唯三百三十餘人自拔
而來守船賊脫死者趣沃州與登虎賊合焚
利山永同縣殺永同監務又焚黃澗禦侮二
縣又寇中牟化寧功城青利等縣焚尚州留
七日置酒金羅道元帥池湧奇麾下裴儉自
募請往覘賊諸元帥許之儉至賊欲殺之儉
曰天下無殺使之國我國諸將領精兵無筭
戰則必克然盡殲汝等何益汝等宜占居一
邑賊曰是給我也汝國誠欲活我豈奪我舟

楫耶吾亦計之熟矣飲儉以酒遂以鐵騎衛
送賊掠得二三歲女兒剃髮剖腹淨洗兼奠
米酒祭天分左右張樂羅拜祭畢擲分其米
而食飲酒三鍾焚其兒搶柄忽折卜者曰吾
等留此必敗即引軍趣善州遂焚善州又侵
京山府三道沿海州郡蕭然一空自有倭患
未有如此之比禍以我
太祖爲揚廣全羅慶尚道都巡察使安烈爲
都體察使以副之王福命禹仁烈都吉敷朴

林宗洪仁桂林成味及
太祖嚴兄元桂爲元帥皆受
太祖節度各賜馬二匹師出至長湍有白虹
貫日占者以爲戰勝之兆倭駐沙斤乃驛元
帥裴克廉金明理池湧奇吳彥鄭地朴修敬
裴彥都興河乙沚擊之敗績修敬裴彥死士
卒死者五百餘人賊遂屠咸陽又攻南原山城
不克退焚雲峰縣屯引月驛聲言將穀馬于
光之金城北上中小大震

太祖見僵尸相接惻然不能寢息與安列等
至南原克廉等來謁于道莫不懽悅
太祖休馬一日將以厥明戰諸將咸曰賊負
險不若俟其出與戰
太祖慨然曰興師敵愾猶恐不見賊今遇賊
不擊可乎遂部署諸將詰朝誓而東踰雲峯
距賊數十里至荒山西北登鼎山峯
太祖見道右險徑曰賊必出此襲我後矣我
當趨之諸將皆由坦道進望見賊鋒銳甚不

戰而却時日已昃

太祖既入險賊奇銳果突出

太祖以大羽箭二十射之繼以柳葉箭射之

五十餘發皆中其面莫不應弦而斃凡三遇

鏖戰殲之其地泥濘彼我俱陷相顛仆及出

死者皆賊我軍不傷一人賊據山自固

太祖指揮士卒分據要害使麾下李大中等

十餘人挑之

太祖仰攻之賊出死力衝突我軍奔北而下

太祖顧謂將士曰堅控轡勿使馬蹶既而
太祖復使吹螺整兵蟻附而上衝賊陣有賊
將引槊直趨
太祖後甚急偏將李豆蘭躍馬大呼曰
令公視後令公視後
太祖未及見豆蘭遂射殪之
太祖馬中矢仆易乘又中仆又易乘飛矢中
太祖左脚
太祖抽矢氣益壯戰益急軍士莫知

太祖傷賊圍

太祖數重

太祖與數騎突圍而出賊又衝突

太祖前

太祖立殪八人。賊不敢前

太祖誓指天日麾左右曰怯者退我且死賊將士感厲勇氣百倍人人殊死戰賊植立不動有一賊將年纔十五六骨貌端麗驍勇無比乘白馬舞槊馳突所向披靡莫敢當我軍

穪阿只拔都爭避之
太祖惜其勇銳命豆蘭生擒之。豆蘭白曰不殺必
傷人其將身被堅甲又帶銅面具無隙
可射
太祖曰我射兜牟頂子兜牟落汝便射之遂
躍馬射之正中頂子兜牟纓絶而側其將急
整之
太祖即射之又中頂子兜牟遂落豆蘭便射
殺之於是賊挫氣

太祖挺身奮擊賊鋭鋒盡斃賊痛哭聲如萬
牛棄馬登山諸軍乘勝馳上鼓譟震地四面
崩之遂大破之川流盡赤六七日色不變人不
得飲皆盛器候澄久乃得飲獲馬一千六
百餘匹兵仗無算遣知印金鞠報捷禑喜遣
密直使印元寶賜宮醞慰之授鞠郎將賜馬
一匹初賊十倍於我唯七十餘人奔智異山
太祖曰天下未有殲敵之國遂不窮追退而大
作軍樂陳儺戲軍士皆呼萬歲獻首級山

積諸將懼治不戰之罪叩頭流血乞生
太祖曰在朝廷處分又曰賊之勇者殆盡矣
笑謂諸將曰擊賊固當如是諸將咸服時被
虜者自賊中還言阿只拔都望見
太祖置陣整齊謂其衆曰觀此兵勢殊非徃
日諸將比今日之事爾輩宜各慎之初阿只
拔都在其島欲不來衆賊服其勇銳固請而
來諸賊酋每進見必趨跪軍中號令悉主之
是行也軍士帳幕柱皆易以竹

太祖謂曰竹輕於木便於致遠然亦民家所植也且非吾裝齎舊物不失舊而還足矣軍士敬服咸棄之

太祖所至不犯秋毫皆類此東寧之役

太祖獲其將壽明不殺處明感恩每見矢痕必嗚咽流涕常隨侍左右是戰也壽明居馬前力戰立功時人稱之

太祖振旅而還崔瑩率百官設棚戲班迎天壽寺門前

太祖望見下馬趨進再拜瑩亦再拜前執
太祖手揮淚曰非公孰能爾耶
太祖頓首謝曰謹奉公明指揮幸而得捷予何
功焉此賊勢已挫矣儻若復肆吾當受責瑩曰
公乎公乎三韓再造在此一舉微
公國將何恃
太祖讓不敢當禑賜
太祖及安烈金各五十兩福命以下諸將銀
各五十兩皆辭曰將帥殺賊爾臣何敢受

太祖威名益著倭賊憚國人必問

李太祖舊諱萬户今在何處乎不敢近

太祖之軍必伺間乃入寇安烈與堅味李仁

任提調政房同欲相濟凡工匠及有財者必

先用之倭寇丹陽郡安烈與韓邦彦等擊

破之斬八十餘級獲馬二百匹又與邦彦等

擊倭于安東斬三十餘級獲馬六十匹封原

川府院君尋判三司事恭讓初領三司事金

佇獄起佇言與安烈李琳禹玄寶禹仁烈王

安德禹洪壽共請迎驪興王爲內應郎舍尹
紹宗李詹吳思忠等上疏曰安烈欲迎立辛
禑永絶王氏之祀實金佇之所明言國人之
所共知請下憲司明正典刑籍沒家産王乃
以事在赦前但罷其職翌日疏又上只削職
流漢陽初禑歸江陵謂人曰誤我者安烈問
佇不服以刀裂足掌數寸許熨以火隨問皆
服遂成獄詞安烈亦坐罪紹宗等又言洪永
通禹玄寶王安德禹仁烈鄭熙啓等實與安

烈逆謀王氏臣子不共戴天之讎顧置安烈永
通玄寶仁烈安德等極刑不報紹宗等又
言洪永通黨附仁任堅昧與邦同惡相濟群
兇而就戮而永通獨以禑姻戚得保首領禹
玄寶位至上相憲大乾沒姦邪傾諂毀我禮
俗王安德托名將帥每致敗北藍浦之役全軍
覆沒大損國威在軍法所當誅禹仁烈出身
刀筆夤緣權勢致位政府功德斯民蓋所未
聞鄭熙啓連姻興邦恣為不義又因禑妻崔

天儉之女辜允戊辰之誅此五人罪惡貫盈
在所必誅况與安烈之謀欲戴辛禑是皆天
地所不容非殿下所得私也願殿下斷以大
義下攸司鞫治不允諫官伏閤待命日中不
退王乃召德符及我
太祖議之下旨曰安烈已削職流之永通玄
寶熙啓等於佇辭證並不相干安德當回軍
時協謀定策仁烈嘗與偰長壽入朝奏禑狂
悖之狀於佇謀必不與焉只罷其職潛遣密

直副使柳龍生語永通等曰我在卿等毋恐是日狐出壽昌宮西門走入孝思觀西岡卽舍復上疏曰狐陰類而穴居者也小人托附權勢之象也故傳論小人之難去曰穴墉之狐不可灌也墉以比權勢狐以比小人今臣等伏閤請去小人而妖狐乃見是小人未盡去之象也天之譴告明矣古人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願殿下上畏皇天之戒次念祖宗之業正安烈等六人之罪以謝祖宗

則天譴可弭矣不聽大司憲成石璘又上疏
請誅安烈時有强盜刼人於門外紹宗等面
啓曰唐憲宗朝吳元濟以蔡州叛丞相武元
衡中丞裴度請討之李師道以藩鎭聲勢相
倚故遣賊殺元衡傷度首而去群臣議赦元
濟以安藩鎭憲宗不聽以度爲丞相卒平元
濟以安天下今賊近在京城又在漢陽刼盜
之發實由此輩不可不慮也退上疏曰臣等
前以安烈大逆五上疏請治罪殿下寛宥只

令安置漢陽別業國人觖望願明正其罪以
懲亂賊王下其疏憲司曰既貶所勿更鞫誅
之憲司夜遣錄事孫元湜移牒漢陽府尹金
伯興誅安烈都評議使司奏曰大臣不可不
問其故便置極刑王命左司議吳思忠執義
南在往鞫之思忠等行至碧蹄驛遇元湜只
誅安烈而還安烈臨刑歎曰謀迎辛禑豈獨
我歟欲有所言伯興不問命吏出外斬之紹
宗等言自古亂臣賊子未有無黨而敢為惡

者竊聞逆臣安烈臨刑自言臣死固當同謀
者衆獨臣死耶漢陽府尹金伯興不問而誅
之安烈腹心部將通山君李乙珍必與其謀
不可不鞫伯興黨逆掩覆之罪不可不懲乃
罷伯興職遣司平提控朴爲生司憲糾正申
孝昌鞫乙珍于清州栲掠甚酷辭連李琳及
子貴生及定州牧使李庚道鄭地元庠庠安
烈之妻族命臺諫同巡軍鞫庠庠曰但怨革
私田欲迎立辛禑以沮其事耳乃遣思忠及

掌令權湛鞫庚道于安州在及左獻納咸傅霖鞫琳于全州地及貴生于継林又命臺諫同巡軍鞫問伯興庠伯興死獄中王嶷獄官酷刑致死乃曰罪不及妻孥宜免安烈妻族遂釋庠等下敎録安烈回軍功等以辭連𧖴初削功臣籍沒家産子顯頤預

王安德

王安德鄉貫世系未詳恭愍朝從安祐等平紅賊録功爲二等累遷密直副使恭愍薨安

德倡議立辛禑陞判司事轉門下評理北元使來安德爲館伴有宰相奉宮醞至館立而飮使臣跪飮安德使臣怒曰以汝君之酒立飮天朝使跪飮陪臣禮乎時君弱大臣用事人皆趨附求合故積習至此出爲楊廣道都元帥倭寇餘美縣安德擊之賊登山趣沔州安德追擊斬一級賊入加耶寺禑遣體覆使崔仁哲責安德不能捕倭倭自江華攻陷楊廣濱海州郡初賊船僅二十二艘奪我戰艦

多至五十艘見者誤以為我軍不避被殺傷者不可勝計賊又寇慶陽遂入安城郡安德望見賊勢怯懦不進乃召副元帥印海陽川元帥洪仁桂退次加川驛欲邀擊歸路賊知之由他路引去安德章鋭卒擊之不克身被創鋭卒死者四人安德號天慟哭擒賊諜訊之諜曰吾等議若侵楊廣諸州崔瑩必帥師而下於是乘虛直擣京城可圖也初賊入安城伏兵麻田使被虜三四人田于隴上若農

夫然以給之水原府使朴承直聞三元帥至
亦率兵來問田者曰賊退否三元帥何在對
曰賊旣退三元帥追之矣承直信之直趨官
廨賊伏發圍之承直單騎突圍脫走士卒多
被殺虜自水原至陽城安城蕭然無復人烟
遣贊成事楊伯淵評理邊安烈林堅味助戰
會仁哲還朝妄言臣督安德仁桂海擊倭于
稷山縣斬五十餘級賊奔潰禑信之賜仁哲
廐馬白金安德等廐馬衣酒召伯淵等還倭

屠燒洪州殺牧使池得清妻虜判官妻子安
德與戰于盧峴敗績翌日賊又寇溫水縣焚
伊山營海等戰于薪橋夜賊四圍士卒驚潰
多死賊又自鎭浦入韓州安德請遣將助戰
禑命商山君金得齊密直副使睦忠王賓副
之賊又寇寧州牙州安德與仁桂海得齊忠
賓等戰于牙州走之擒三人獲兵仗及馬
百七十餘匹禑賜酒以慰之又擊倭于槐州斬
三級倭賊二百餘騎寇槐州長延縣安德與

金斯革都興擊之斬三級拜賛成事倭賊屯古庇仁境安德與廣州節制使崔雲海楊廣道都節制使李承源追至九十里與戰于都屯串大敗安德墜馬僅免士卒死者四十餘人恭讓朝判三司事金佇邊安烈之獄起辭連安德及禹仁烈禹洪壽等臺諫屢上疏請置極刑不允封安德爲江原君王召獻納咸傅霖曰予命臺諫刑曹毋論王安德禹仁烈禹洪壽等次知否傅霖對曰臣知之王曰汝已

知之何論執不已予雖否德既已為君汝等不從我命可乎對曰賞罰不當則臺諫論駁固其職也王曰汝等不從我命當罪之對曰自古人君不罪言者王曰玄陵之世諫官得罪者多矣對曰玄陵何足法乎即位之初有仁心仁聞稍稍賢君厥後頗自為聖蔑視群下雖有言者不以為意猜忌日深大臣臺諫皆受其禍言路蔽塞馴致甲寅之變今殿下膺臣民之推戴紹復大業三韓欣然以為

復見太祖之世若止以玄陵爲法豈臣民之
望乎王曰洪壽爲功臣安德有回軍之功仁
烈嘗入朝奏禑不道豈欲迎立哉對曰戊辰
回軍權在
李侍中安德在麾下安敢有異議仁烈之入
朝迫於國命豈得已乎洪壽之爲功臣臺諫
已言其濫大抵反側小人權利所在則從之
請斷以大義王不悅臺諫交章復論安烈之
黨流安德于豊州洪壽于仁州元庠于光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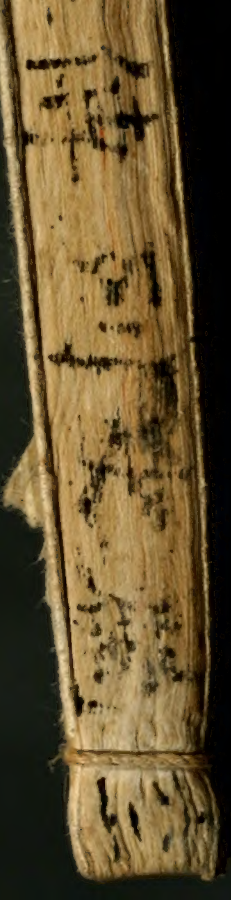
又流李乙珍李庚道于遠地踰月召還郎舍
許應等言偽辛之黨其罪一也憲司近劾李
穡竄逐鄉里而王安德李種學李乙珍李庚
道等尚在京城請奪職遠流王以安德有功
且罪狀未著止流種學乙珍庚道于外未幾
定迎禑之罪外方從便尋許任便居住卒謚
貞襄







